

SOPHIE HANNA

【英】苏菲·汉娜／著

陈杰／译

营救时分



偶尔的放纵可能给自己的人生投下浓浓的阴影。

THE POINT OF
RESCUE

中国华侨出版社



营救时分

THE POINT OF RESCUE

【英】苏菲·汉娜 / 著
SOPHIE HANNAH

陈杰 / 译

中国华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营救时分 / (英) 汉娜著; 陈杰译.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2.11

ISBN 978-7-5113-3064-2

I. ①营… II. ①汉… ②陈… III. ①推理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269401号

THE POINT OF RESCUE

Copyright © 2008 by Sophie Hannah

Published by agreement with Hodder and Stoughton Limited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rights © 2013 by Chinese overseas publishing house

版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2-6516

营救时分

著 者/[英] 苏菲·汉娜

译 者/陈 杰

出 版 人/方 鸣

责任编辑/王亚丹

特约编辑/张艳萍

封面设计/八牛

版式设计/睿佳工作室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870mm×1280mm 1/32 印张/13 字数/260千字

印 刷/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13年1月第1版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13-3064-2

定 价/32.00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26号通成达大厦三层 邮编: 100028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发 行 部: (010) 82605959 传真: (010) 82605930

网 址: www.oveaschin.com

E-mail: oveaschin@sina.com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星期一，2007年8月6日

“谢谢你全家。”最后五个字是喊出来的，而不是讲出来的。帕姆一边推搡着挤开人群离我而去，一边恶狠狠地大声嚷嚷着。她把原本的五个字说成四个字：“谢谢你家”，这四个字像重拳一样击打在我的心坎上。

为什么要让我们家碰到这样的遭遇？他们对帕姆到底做了些什么？

除我以外，还有好几个人在冷眼旁观，看我对帕姆的爆发会如何反应。我可以在她身后狂喊，但她什么都听不见。四周的噪音很大：公共汽车发出尖厉的刹车声，商店里传来悠扬的乐曲声，街头艺人用吉他弹奏出含混不清的音符，地铁车厢轰轰隆隆的声音响彻罗德斯利地铁站内外。

帕姆飞快地离我而去，我仍然可以看见她那双脚跟打着闪亮补丁的运动鞋，紫红色的长发和强壮扁平的身材。她步履迅速，在移动的人群中留下一道笔直的印迹。我无意跟随她，也无意作出想跟上去的样子。有个双臂被购物袋勒出红印的中年妇女用她自以为不大的声音把帕姆刚才对我所说的话朝一个穿着短裤和绕颈上衣的女孩重复着，我这才发现了女孩的存在。

我本来不该介意在这么多人面前出丑，但不知为何我却觉得非常尴尬。我的家庭没出任何问题，但因为帕姆这个紫发侏儒的出现，围观的陌生人都以为我和家人的关系已经岌岌可危。我希望能当面斥责她，而不是任由她反驳，我根本不该给她说出最后五个字的机会。

我做了个深呼吸，吸入灰尘和汽车尾气。汗水从两颊滴落而下。天出奇地热，汗水粘在脸上。我很讨厌炎热的天气，觉得好像有人把一个充满水泥的气球塞进我的胸膛似的，生气时我经常是这样。“希望大家喜欢这出戏。”我说。穿着绕颈上衣的女孩心存不轨地对我笑笑，从手里拿着的塑料杯中啜了口饮料。我真想狠狠地给她来个大耳刮子。

最后一个围观者离去后，我开始朝法罗和伯尔油漆商店走去，试图熄灭心头的怒火。我去油漆公司是为了取些油漆样品，我可不会因为帕姆的发飙改变制订好的计划。我穿过科多根路上熙熙攘攘的人群，用手把挡在眼前的人轻轻拨开，为自己的大胆而感到高兴。我很恼我自己，为什么刚才不伸手抓住帕姆那头荒唐的头发，在她指责我的时候反唇相讥呢？简单一句“去你妈的”比什么都不说也要好得多啊！

油漆商店里有人把空调温度开得老高，空调像冰箱发动机一样发出呼呼的声音。除了我和一对母女之外，店里什么人也没有。女孩的上下牙床装了庞大的金属矫正器。她想把卧室漆成亮粉红色，但她妈妈却觉得白色或淡一点的颜色会比较好。母女俩在店堂远端的角落里小声争论着。人们在公开场合就应该这样争论：轻声地，尽可能不让别人偷听到。

我告诉走过来的销售助理自己只是随便看看，然后转身看着墙上的色标：流线，粗纹，细纹，镶花。来这儿原本是想为我和尼克的卧室选油漆的。流线，粗纹，细纹……我笔直地站在墙边，满腔的怒火让我动弹不得。汗水此时已经在脸上干结成行。

出去后，如果再让我看到帕姆，我会把她打翻在地，将她的头踩在脚下。除帕姆之外，能把事情办好的人还有很多，我能轻易搞定其中的大多数数人。

不在状态的时候我不能买东西，现在的状态就不怎么好。我离开寒冷的店堂，走上炎热的街道，为自己的战栗而感到羞愧。我站在卡多根街上朝两边张望着，但是没有看见帕姆。也许我不会把她打翻在地——事实上这不是我的风格——但只要一想到可以残忍飞快地打倒某个人，我的感觉就会好很多。

多层停车场位于城市另一边的吉米森路上。我叹了口气，知道到那的时候自己一定已经汗流浹背了。我一边走，一边在手提包里摸索着准备往投币槽里放入的停车证，但是却没有找到。我打开侧面口袋的拉链，但停车证也不在那里。另外，我又把车停放的楼层以及何种颜色的区域给忘了。我的生活节奏太过匆忙，总是把购物的安排无限期推迟，最后只能在下班和接孩子之间的短暂时间内去一趟商店。工作上的事还有需要记住或需要安排的吗？我的思维总是显得有些超前，在还没有害怕的理由之前便无端地惶恐起来。还记得把为吉尔森恩公司写的界定研究报告放在哪了吗？把泥沙侵蚀图传真给安娜-保拉公司了吗？这两件事我应该都没忘。

我应该没有忘记任何太过重要的事情，但和往常一样，如果能确定无疑会更好些。有了两个孩子以后，我发现自己的个人生活和工作有了可比性：每当写到或谈及威尼斯的咸水湖丧失了太多维持其健康的沉积物时，我总是发现自己的情形和这些咸水湖非常相像。现年四岁的若伊和两岁的杰克像两股强大的激流一样把重要的事情从我的脑海中冲走，占据着我的心田。也许我应该写篇配上科学类图表的论文，阐明脑海中充满的淤泥需要清理，然后把这篇论文发给工作时完全把家庭置之脑后的尼克。他总是让我把工作和家庭分开。

离幼儿园关门的时间还有最后四十分钟。其中的十五分钟时间还要花在

气喘吁吁地上下水泥楼梯。因为遗失了停车证，所以我要找到个管事的人，让他通融我把车开出停车场。如此一来，赶到幼儿园的时间又要晚了，孩子们又会朝我抱怨。另外，我连油漆样本和“妈妈宝贝”（注：英国著名的幼儿用品旗舰店）的婴儿捆绳都顾不上买，捆绳到手以后，我就不用担心杰克会挣脱我的怀抱，径直冲到路中央去了。至少一周以后我才会回到罗德克利商业中心，因为明天商会的人就会来，我又要把全身心都投入到工作之中去了。

有样东西通过右手臂重重地撞在我的肋骨上，把我猛然甩向左边。我在马路沿上摇晃了一下，试图保持平稳，但最终还是失去了平衡。柏油路面倾斜着向我迎面而来。有个声音在我身后大喊：“亲爱的，当心点——当……”我意识到了即将到来的灾难，思维却无法从跌落的身体里抽离。我看见有辆公共汽车朝我开来——几乎快轧过我的头顶——但我却不能从公共汽车的行进路线上挪开身体。我像是旁观某件与我无关的事情一样，看见有个男人把身体探到马路上，用拳头捶着公车喊：“快给我停下！”

车就快撞上来了。公车离我越来越近，而且丝毫没有减速的迹象。我全身打颤，使出全身的力气往远离车轮的地方滚。我扔开手提包，看着手提包掉在身前几英尺的路面上。这时我躺在公车 and 手提包之间的路面上再也动不了了，但觉得这样很好，至少有我作为屏障，手机和日记本就不会压坏了。粉红色呢绒小袋中的品牌梳妆镜也不会损坏。但我不能就这样躺着等死。我必须从这该死的地方离开。柏油路面刮擦着我的脸蛋。我被推向一边，车轮还是重重地轧在了我的大腿上。

公共汽车这时突然停了下来。我试着挪动身体，惊讶地发现自己竟然还可以动。我从车轮下爬起，踉踉跄跄地站了起来，准备目睹自己鲜血淋漓，皮开肉绽的惨样。但站起来以后，我并没觉得自己有什么不适。我不相信大脑传递给身体的信息。受到碰撞以后，人们通常不会马上感觉到不舒服，但过

不了多久就倒在地上气绝而亡。尼克总是在去医院时用这种奇闻逸事来吓我。

我的衣服破了，表面上都是灰尘和污泥。膝盖和手臂都磨破流血。身上各处的皮肤开始有了刺痛感。有个男人在忿忿不平地对我骂着什么。起初我看见他穿着米黄色的睡衣，胸口佩戴着一个奇怪的徽章。过了一会儿，我才意识到眼前这位便是差点害死我的公共汽车司机。围观的人群朝他大嚷，让他离我远点。这时我却觉得身边的一切仿佛与我无关似的，今天街上听到的吼叫声已经不止一次两次，这种吵闹声在我听来再正常不过了。我试着对两个主动提出帮忙的女人露出微笑。她们拉住我的两条手臂，显然想让我站起来。

“我真的很好，”我说，“我想应该没事。”

“亲爱的，你不该坐在路上。”其中有个女人说。

我不准备挪动身子。我知道不该一直坐在路中央——商会的人要来了，另外我还要为尼克和孩子们烧晚饭——但我的四肢却像钉在柏油路面上一样，丝毫不能动弹。

我开始咯咯直笑。我本来会被汽车撞死的，但是却逃过了一劫。“我被车撞上了，”我说，“我得稍微坐一会儿。”

“得找人送她去医院。”之前手捶汽车侧面的男人说道。

人群中发出了一个似曾相识的声音：“她丈夫在卡尔弗综合医院工作。”

我又重新露出了笑容。这些人以为我还会有时间去医院呢。“我很好。”我告诉帮忙的男人说。

“亲爱的，你叫什么名字？”拉住右胳膊的女人问我。

我不想告诉他们，但直截了当地加以拒绝会显得很没有礼貌。我想我可以说一个假名。我手头就有一个现成的名字：杰拉尔丁·布里塞里克。我最近刚用过这个假名，当时遇见的出租车司机似乎对我很有兴趣，我也正好想做一些小小的冒险。

正当我准备说出这个名字的时候，人群中又传来那个熟悉的声音：“她叫莎莉，她的名字叫莎莉·索宁。”

这件事似乎有点奇怪。但眼前帕姆的脸却使我想到了触碰我肋骨的，使我摔到在马路上的坚硬扁平的物件。帕姆的脸像只牛头犬，五官都挤在一起。坚硬扁平的物件会不会是帕姆的手呢？

“莎莉，真不敢相信。”帕姆蹲在我身边，乳沟四周的皮肤皱了起来。她的皮肤像老太太一样又硬又黑。帕姆甚至连四十都还没到呢。“还好没什么事，你差点就死了啊！”说着她背过身看着众人。“我会负责送她上医院的，”她对弯腰注视着我的众人说，“我和她很熟。”

我听见远处有人在说：“那是她的朋友。”我起身蹒跚着往后退，希望能和帕姆相隔得尽量远一点。“你这个变态！你才不是我的朋友呢！你是个丑陋、邪恶的巫婆。你是故意把我推到路上的吗？”今天我和帕姆已经不止一次互相指责了，但那些想帮我的人显然不知道这一点。当他们意识到帕姆可能加害于我的可能性时，他们的表情突然变得疑惑起来。我的话并非没有道理，好好在路上走着的人怎么会无缘无故地摔在大马路上呢？

我拿起手提包，踉踉跄跄地朝停车场走了过去，帕姆惊愕地愣在那里，仓皇不知所措。

我载着两个孩子驶入蒙克巴恩大街比平时晚了一个多小时。尽管结疤的伤口还在突突地跳着，但我却好像摆脱了千万斤重担一样，整个身体被一层璀璨的光辉笼罩。生若伊的时候我也产生过这种兴奋异常的感觉：我简直不敢相信上帝会把如此可爱的小生命赋予我。

买下这幢房子以后我第一次为回到家感到兴奋。在死亡和居家之间，我当然愿意躲在家里。如果尼克下次谴责我太消极，我一定会把现在的想法告

诉他。尽管我们只在这里住了六个月，而且居住的只是这个精致公寓的一个小间，但我仍然把它视为我的新家。就在我们住进来之前，装修队才把这个庞大的公寓一分为三，我和尼克买下了其中的三分之一。搬到这儿之前，我们住在西尔斯福德具有三百多年历史的带后花园的三居室别墅里，若伊和杰克很喜欢在后花园里玩，我和尼克经常心情愉悦地看着他们在后花园玩耍。

我把车停在路边，尽量离公寓近一点，今天尤其近——这样我就能有足够的力气把孩子们和他们舒适的毯子、背包、玩具和空奶瓶带到家里。蒙克巴恩大街两旁排列着两排四层维多利亚式排屋，中间是一条狭窄的马路。如果住家们不把各自的汽车首尾相接地停在街道两边的话，马路也许还会宽敞一点。但因为排屋没有车库，所以也只能这样。车库是经常让我们抱怨的问题之一。我们在西尔斯福德有一幢蓝色小门的双车位车库。

我告诫自己别太感伤——车库算什么啊——然后便拉上了手闸。发动机和收音机突然都陷入沉默，静默中我又冒出了那个想法：帕姆今天想杀了我。不，她才不会想杀我呢。这不合情理。她根本没有理由当街对我大吼大叫啊！

若伊和杰克都睡着了。杰克半张着嘴轻轻地打着鼾，脸蛋红扑扑的，棕黄色的刘海贴着前额，橘黄色的T恤布满了饭食留下的污渍。若伊像以往一样昂着头，双手并拢在膝盖上，看上去比杰克干净得多，卷曲的金发在热气中稍显膨胀。每天去幼儿园之前我都会给若伊梳个马尾辫，但接她回来的时候扎辫子的小球总是不翼而飞，剩下一头松软的金发乱蓬蓬地贴在她的脸蛋上。

我的两个孩子都生得非常漂亮，对于长相平庸的我和尼克来说，这简直是个奇迹。我经常为他们的完美而担忧，生怕他们被心怀嫉妒的父母们拐走

（这类人在斯皮林倒并不鲜见），但尼克告诉我基蒂维克幼儿园里那些满脸雀斑的小家伙对于他们的父母的重要程度不亚于若伊和杰克在我们心中的地位。我觉得尼克的话很难让人相信。

我看了看表：已经七点十五分了。我的大脑一片空白，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如果这时候把孩子们吵醒的话，他们要么会疯疯癫癫地吵到十点，要么不吃晚饭，奔到床边倒头就睡。如果不吃晚饭的话，他们明天五点半就会起床，叫嚷着要吃“煮鸡蛋”，这意味着天还没亮我就要拖着疲乏的身子给他们煮东西吃。

我从提包里拿出手机，拨打家里的电话号码。尼克接起了电话，但过了好一会儿才说：“怎么了？”他的心思显然没放在我和孩子身上。

“你在干嘛？”我问，“你似乎心不在焉的。”

“我只是……”够了！尼克完全心不在焉，甚至连说句完整的话都做不到。电话里传来电视的声音。我等待他问我为什么晚回家，我和孩子们在哪，但他却什么都没提，反倒轻声笑着说：“简直是胡说八道，还以为观众都会相信他呢！”从和他长期生活的经验来看，我知道他说的是四频道的新闻节目。我很想知道容·斯诺（注：四频道新闻节目的主持人）是否会和我一样有时觉得他很讨厌。

“我已经到家门口了，在车里，”我对他说，“孩子们都睡着了。快关掉电视，出门帮我一把。”

如果我是尼克，我一定会为妻子在电话里的态度而大为生气，但脾气好的尼克却一点也没有动怒。没一会儿尼克便走出了前门，侧面卷曲的黑发被压平了，这意味着他下班以后就一直躺在沙发上。没关的手机里依然传出容·斯诺的声音。

我放下驾驶座一侧的车窗说：“你忘记挂上电话了。”

“老天，你的脸怎么了？你的衣服又怎么了？莎莉，你怎么满身是血啊！”

这时我决定对尼克撒谎。如果说实话，尼克就会知道我在担心什么。那样他也会感到担心。那时我就不能再假装什么都没发生了。

“放松点，我很好。只是在街上摔了一跤，被人踩了几脚而已，没什么大不了的。只有一点刮伤和淤青。”

“被踩了几脚？你是说有人从你身上踩过去了吗？你看上去很激动。你确定你一点没事吗？”

我点点头，为尼克对我的深信不疑而欣慰。

“真他妈该死，”看到后座上的两个孩子时，他的表情更为关切了，“我们该拿这两个小家伙怎么办啊？”

“如果任由他们继续睡下去的话，他们会在车里睡到九点，然后在沙发上蹦来跳去一直到午夜。”

“如果现在就叫醒他们的话，那我们就惨了。”尼克道出了实情。

我什么话都没说。我情愿现在受苦，也不想彻夜不眠。但这次我不愿轻易下决定。我和尼克之间的最大区别在于他总是想把不愉快的事情推脱掉，而我却愿意迎难而上。正如他时常指出的那样，这意味着我总是会发现一些他刻意回避的问题。

“我们可以叫上点外卖，到家里拿瓶红葡萄酒，然后带到车上一起吃，”尼克企求到，“这是一个温暖的夜晚。”

“你一个人慢慢享受吧，”我挖苦道，“别忘了你娶了个又老又懒的老婆，我可不愿意在可以够得着餐桌的时候躲在车里吃披萨。我还想问一声，你为什么只愿意拿一瓶葡萄酒出来呢？”

尼克笑了：“如果你想跳摇摆舞的话，我完全可以带两瓶酒出来。”

我摇了摇头：这个长不大的孩子总是不合时宜地煞风景。

“看来你是一定要把他们叫醒了。”尼克叹口气说。我打开车门，把受伤的身体慢慢从车里挪动出来。“老天！你看看你！”看到我那受伤的膝盖时他又忍不住大声嚷嚷了起来。

我扑哧一笑，他的过度反应使我的感觉稍微好了些。“你这样大惊小怪的家伙怎么会在医院工作呢？”尼克是个X光技师。如果他动不动就对容易被惊吓的病人喊，“老天，以前我可没见过这么大的肿瘤”，可能早就被解雇了。

我打开行李箱，把孩子们的物品从行李箱里拿了出来。尼克则轻手轻脚地走向若伊，试图将她唤醒。我天生是个乐观主义者，觉得自己完全可以在二十秒之内走进屋子，在孩子们闹腾之前躲到安全区域里去。我拿起行李和房门钥匙（尼克肯定又忘了落锁，让风把门给带上了）向储藏室奔了过去。我一瘸一拐地冲上台阶，闪身进门，咬紧牙关克制着前进时屈伸膝盖的痛苦。

蒙克巴恩大街12A有个显著的特点：房子里到处都是楼梯，只有一个狭小的客厅和几段狭窄的楼道。幸运的话你可以在房子里找到几个小房间。但买这幢满是楼梯的房子的初衷在于它的地理位置。它能确保若伊和杰克将来可以在蒙克巴恩小学顺利就读。

我原本不太情愿为孩子就学而考虑搬家，家里附近的学校在我看来就已经够好的了。但去年电视里播放了一个记录片，电视记录片里介绍了国内最好的三所公费小学：吉尔福德和埃塞克斯各有一家，还有一家便是蒙克巴恩小学，这三所小学的办学质量不亚于国内的任何一所私立学校。我情愿付些钱让孩子们读私立小学，留在原先的房子里居住。但尼克小时候在昂贵的私立学校里有过一段惨痛的回忆，拒绝让我们的孩子继续接受那样的教育。

从浴室窗户可以清楚地看见蒙克巴恩小学的校园。刚看见校园时我略微有些失望，它实在太普通了。我怎么能把家安在这种地方呢——校方在大理石上刻几句具有哲理的拉丁文谚语也比现在要好啊！

我拖着沉重的身躯走上第一段台阶，经过楼下的厕所、若伊和杰克居住的卧室和家里的浴室，疼得皱起了眉毛。我们这套公寓的中央由一个像是蕾切尔·怀特里德雕刻的巨大长方形障碍物所占据。白色障碍物里隐藏着目前通向12B公寓和12C公寓的两段楼梯。我对家里的房间竟然还包含着通到别人家里的楼梯感到生气，这个巨大的障碍物占据了我家房间的一大半空间，这意味着我们只能在角落里生活。刚搬到这时，每当听到楼梯过道上的马蹄声时我就会气得直跳脚，后来我才意识到这是邻居们上下楼梯的声音。尽管非常近，但这种乒乒乓乓的声音却不曾从我们的房间里发出。

一瘸一拐地走过厨房的时候，我听见路上传来尖叫声。看来孩子们已经醒了。可怜的尼克，他永远不知道我这么快冲进门是为了避免即将到来的那阵喧闹。我又拐了个弯。我和尼克的卧室向左再走几步就到了。我们的卧室非常小，如果站在门口往卧室里倒下，那我肯定会分毫不差地倒在床上。我真想尝试着这么做，但我还是坚持走到了娱乐室，因为只有在那里才能看到街上的情形。我想看看尼克使出全力压制住若伊和杰克的样子。

我嫌恶地看了一眼章鱼般躺在沙发扶手上的香蕉皮，然后走到娱乐室的窗口。尼克正走在窗下的人行道上，胳膊底下夹着哭哭啼啼的若伊。杰克躺在马路上——准确地说，杰克正躺在阴沟里面红耳赤地大哭大闹。尼克想把他拉起来，但是没有成功，还差点把若伊摔在地上，惹得若伊一阵大喊：“老爹，你差点摔着我了！”她最近刚学会陈述明显的事实，非常喜欢在我们面前显摆。

我们的邻居弗格斯和南茜选择在这个时刻把红色两车座的梅塞德斯开回

了家，但他们没有打开顶棚。弗格斯和南茜拥有十号的一整幢房子。工作了一天开车回家以后，他们可以径直走进家门，倒上杯红葡萄酒躺下放松，这在我 and 尼克看来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我打开娱乐室的窗，让新鲜空气飘进来，然后关上了电视机。不想让受伤的皮肤变得僵硬，最好多动动腿——我一边这样告诫着自己，一边飞快地收拾着娱乐室：把沙发垫放回到沙发上，把电视节目表摆到茶几上放好，将尼克的睡袍收拾进壁橱，把香蕉皮带到楼下的厨房。如果离开尼克另外找男人的话，我一定会找个爱清洁的男人。

回到家里稍微大一点的娱乐室以后，我打开孩子们的背包，把东西按照常例分成五堆：空奶瓶和果汁杯，脏衣服，需要留心的家长联系手册，扔进垃圾桶的垃圾以及需要仔细欣赏的儿童画作。孩子们依然在高声大哭。我听见尼克正想方设法躲避弗格斯和南茜，这对夫妻逢人就想聊天。尼克对他们说：“抱歉，我……”杰克的尖叫声压过了他的后半句话。

南茜说：“哦，你真是太可怜了。”我不知道他指的是尼克还是两个孩子中的任何一个。看到我们管教若伊和杰克时，她和弗格斯看上去总是非常焦虑。现在他们一定以为托儿所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或许有条患上狂犬病的狗跑到幼儿园了吧。如果告诉弗格斯和南茜这两个孩子每天要两次这样大发脾气的话，他们一定会吓坏了吧。

尼克好不容易把两个孩子拖进厨房，这时我已经把衣服放进了洗衣机，擦好了台面，从冰箱里拿出肉馅土豆饼，把它放进了微波炉。两个小家伙全身湿漉漉的，满口牢骚，像泰坦尼克号上逃生的难民一样窜进了厨房。我用明快的嗓音告诉小家伙们今天以他们最喜欢的肉馅土豆饼作为晚餐，但他们根本充耳不闻。杰克脸贴着地躺在地板上，往上拱着屁股。“我要喝奶！我要上床睡觉！”他哭喊。我根本没工夫理他，而是继续宣讲着肉馅土豆饼的

奇妙。

若伊抽泣：“妈咪，晚饭我不想吃肉馅土豆饼，我要吃甜馅饼！”

尼克绕过若伊走到冰箱边上。“我要拿红葡萄酒。”他激动地大喊。

“亲爱的，今天只有肉馅土豆饼，”我告诉她，然后转身对杰克说，“杰克，你也给我过来，你们三个都乖乖地给我在桌子旁边坐好。”

“我不嘛！”若伊大声嚷嚷着，“我不想吃那种玩意儿。”

杰克发现尼克把红葡萄酒倒进两个杯子里，直起身子指着玻璃杯，“给我！”他说，“其中有我一杯。”

“杰克，你不能喝葡萄酒，”我告诉他，“想喝果汁还是橘子水？若伊，你不想吃肉馅土豆饼了吗？那你想吃什么呢？香肠和烤豆子哪种比较好呢？”

“不！妈妈，我刚才不是已经和你说过了吗？我不想吃肉馅土豆饼，我要吃甜馅饼！”

我这个四岁的女儿与同龄人相比显然要聪明得多。我相信没有哪个四岁的孩子会像她这样用如此简单的办法来激怒她的父母。

“我要它！”杰克指着尼克手里的红葡萄酒说，“我要爸爸喝的那个！葡萄特尔！”

我和尼克交换了一下眼神，世界上只有我和尼克知道杰克在说些什么。葡萄特尔解释成通俗易懂的意思就是：他想坐在沙发上一边喝红葡萄酒，一边看动画片《斯图亚特·里特尔》。不管耍什么花招，两岁的娃娃我倒还能应付得了。“吃完晚饭，我就让你们看《斯图亚特·里特尔》。”我决绝地说，“若伊，杰克，你们都给我乖乖地坐到桌子这边来，我给你们好吃的肉馅土豆饼，你们跟我和爸爸讲讲今天都做了哪些事。我们可以其乐融融地聊上一会儿。”我知道自己的话听上去很白痴。但面对这样的孩子你必须得做各种尝试。

尼克把杰克从地板上抱起来，把他放在椅子上。杰克甩开了尼克的手，把鼻涕弄了尼克一裤子。若伊仍然抱着我的大腿，重复着肉馅土豆饼和甜馅饼的问题。“好吧，”我让步了，开始执行第二套方案，“谁想看《斯图亚特·里特尔》？”这个建议得到了孩子们的热烈响应。“这样就好，你们都给我乖乖地坐到沙发上去。我会把晚饭给你们带过来。但你们都必须给我吃光，听见了没有？不然我马上把电视关掉！”若伊和杰克争先恐后地跑出厨房，嬉笑着向楼上的娱乐室跑去。

“一开电视，他们哪顾得上吃晚饭，”尼克正告我，“若伊会把盘子放在膝盖上，用叉子把它们捣碎，杰克准会将餐盘放在地板上。”

“试试看吧。”我两手各拿着一盘肉馅土豆饼向楼上的娱乐室奔过去。

杰克抢先爬上了楼梯。当若伊的头颅紧接着出现时，他轻轻地打了下若伊的鼻子。若伊奋起回击，结果摔在我身上，我跟着摔倒在地，两盘子的食物洒了一地。尼克闻讯赶来，看见若伊在台阶上号啕大哭，杰克在娱乐室门口大哭，我则趴在地板上，把松软的肉馅、胡萝卜、蘑菇和土豆泥手忙脚乱地往盘子里放。

“够了！”尼克说，“如果现在停止哭闹，我就给你们巧克力吃！”他像拦路抢劫的强盗似的拿着一块拆开的巧克力条指着他们说。我从他的眼神里看出了无法掩饰的绝望。

若伊和杰克在地板上翻滚着，又想吃巧克力，又要看《斯图亚特·里特尔》。“不许吃巧克力，”我对他们说，“现在就给我上床睡觉！”我放弃了给他们吃肉馅土豆饼的主意，把他们夹在胳膊下送下了楼。

尽管下决心要克服面对的困难，但我最后只是让他们各自穿上了睡衣，把杰克放进睡袋。我告诉他们我去厨房里拿牛奶给他们，让他们在房间里等我一会儿。当我回到孩子们的卧室时，姐弟俩正肩并肩地坐在若伊的床上，